

城里

水在城里走来走去

韩早早



诗苑 在昆明的日子(组诗)

白笑杰

城的美,像人,也需要规划、打理和保养。妆饰、手术和注射,都是常规操作。

城铁骨石身,容易干燥、暴躁,需要洒水车不停补水,才能保持身心的润泽与平和。

美人出浴,清水芙蓉,这也适于小雨里的城。略施淡妆,娴静着江南烟雨的清新。再走出两三撑伞的姑娘,啾啾燕语,步步生莲。一座城就泼墨出一幅山水画,美若海市蜃楼。

雨大一些,笔墨浓一些,画开始残色、花妆。姑娘像城的心跳,惊慌失措地尖叫。

美不美,一盆洗脸水。一城的雨水,足以洗净铅华,泄露城与人整容和化妆的后遗症。

城却怕水。城的水性,是游泳池里学的,不接地气。几或十几毫米的雨水,都会让它慌不择路、花容失色。城的美妆,也就几或十几毫米。如同人,她美化多少,就掩饰多少。

过于精致,难免打破天然,脉络不畅。鬼斧神工,浑然天成,不过是科技的假象。

《本草》说:地气长为云,天气降为雨。天

与地,吐纳云雨,气脉相通。地气蒸腾,上升为云。云雾化为天象。天气凝结,下降为雨。雨水化为地脉。如是循环往复,经久不息。

雨象形,“水从云下也。一象天,门象云,水霏其闲也”。雨像散仙,闲游天地间。

城会意,“从土从成”,土成为城。虽承担盛民的功能,但五行属土,是天地一隅。

城不以为然,不遗余力与泥土划清界限。不停硬化、绿化、亮化……姿容漂亮了,脸却越来越僵硬,板得失真,水土不侵,六亲不认。水云的循环通道被阻断,天地不相往来。

雨滞留在水泥地上,找不到泥土,寻不见回家的路。雨水走来走去,越走越深。

大街小巷,雨水彷徨成流浪汉。那些下水道,是逼仄的陷阱,也是隐患的伏笔。

土是城的基因。离开土,城就是空中楼阁,成也不成。但是,城市发展得越快,文明的程度越高,离土越远。

雨落到地上,需要泥土的拥抱和接纳,而不是水泥的推诿和拒绝。

城需要呼吸,需要在钢筋和水泥间,留一条土路,给雨水走,给自己漫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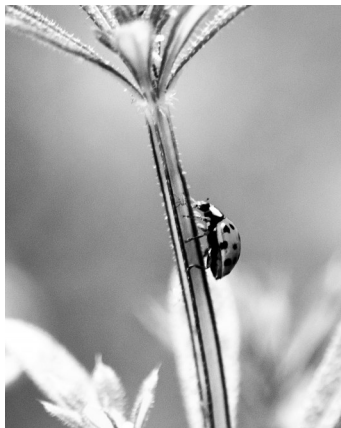
然而,城市规划,沿袭“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旧制,秉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朝令夕改或虎头蛇尾,也让城市建设进退无仪、政令不行,路走着走着,就走进了死胡同。城市发展,也主要看颜值,只注重地面上的花枝招展,忽略了地面下的同阴之脉。

城患上头重脚轻的隐疾。晴日没有症状,但是雨天,晓看红湿处,重的不止锦官城。

雨水转来转去。走着走着,路就撞上墙,无路可走了。于是,掉头,继续寻路口。

雨越走越深,水越走越急,雨水淹没了雨水。下水道溺水了,呼啸着向外呛水——有失足跌落的雨水,有遭驱逐的生活废水,有被流放的工业污水,有流离失所的河川洪水……

雨水打湿了城,城花了妆。临水照影,那些瑕疵和缺陷,愈加自然而真实。



攀登(汤青摄)

旧事

鸡足山下火把节

杨树荣

一年一度的白族火把节又要到了,让我立马想起了鸡足山下的火把节来。

鸡足山脚下,有10多个白族村寨,每年火把节都很热闹。沙址村是整个小坝子里相对比较大一点的村子,一年一度火把节都竖大火把,节日气氛很浓,还吸引了许许多多远远近近的客人。这个村的火把节是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五日,而六月二十四这天,村里的人们就开始忙起来了。这个村有个传统,那就是在过去一年中,家里生小孩的人家,自然组成了当年火把节主办的牵头队伍。节日来临了,有的忙着砍火把树和挖树坑,有的制香包,有的买糖果,有的打饵快,有的蒸馒头,全村到处是忙碌的景象,洋溢着吉祥的节日气氛。六月二十五这天,一大早,村里的人们继续忙碌,扎火把、扎升斗,大家齐心协力,在中午时分,火把节的各项准备工作就基本做好了。

当夜幕降临,本村的、外地的、旅游的、

朝山的都聚集在村中那棵千年古树下的文昌宫广场。人们围在大火把树和摆着五颜六色糖果、饵快、馒头的桌子周围,听着主持人一番四言八句的吉利话,听着莲池会老斋奶们的祈福,在笑语声中,在锣鼓齐鸣、火炮声中,大火把竖起来了。

近年来,作为大理州白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基地的沙址村,增强了火把节的仪式感,按照州县白族学会的要求,规范了火把节的系列程序,取火种、祭火把、成年人宣誓、新生儿户献礼,然后是表彰孝老敬亲先进个人和家庭,唱奏洞经古乐等。在无比热闹的氛围里,大火把熊熊燃烧起来了,小火把到处出现了,整个广场沸腾了。大火把照亮了一方天空,照亮了村里的房舍、村道、游人,小小的山村有了浓浓的夜色。最后,以篝火晚会的形式,将节日的气氛推向高潮,当远客朋友高兴,本地村民尽兴之时,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诗苑

你还记得吗 那时的夜晚

刘超

夏天的时候总会想起很多
想念故乡的蝉鸣
伴着午后清风
在窗外一遍一遍地唱歌

蝉声四起的时候

绿槐高柳
叶肥红瘦
白黄瓜熟了
白茄子熟了
西瓜熟了
总要鼓着肚皮过完一个个夏天

夜晚我们爬上屋顶
早早地洒水降温
凉席铺开,蚊香燃起
妈妈总会在我们床头撑一把伞
不惧夜深露重

看那漫天星辰
风在摇动最灿烂的那一颗
摇摇欲坠
萤火虫一闪一闪
夜蝉蟋蟀暗中私语
就这样无边无际地睡去

可是我很久很久很久没听过蝉鸣了
春城的夏天没有这种音乐
却有春之天天,有秋之金桂
漂泊十五年,恍如一季

爱在当夏
珍惜拥有

万物

冬瓜夏日滋味长

张新文

去一个山村采风,山村悬在半山腰,本是炎炎夏日,到了村子却凉意嗖嗖。山透迤葱绿,林遮天蔽日,雾霭自高处氤氲着,连着蓝天白云,好像头顶就有可以拧出水的湿毛巾。

石头堆砌的台阶上,见一老太太正欲把削下来的冬瓜皮放进垃圾桶时,我慌忙向前阻止她。老太太纳闷,我说扔了挺可惜,就留给我吧。晚上回到家里,挽起袖子我进了厨房,把山村带回的冬瓜皮洗净,小的保留,大的改刀,使之成为适口的片状,拍碎两蒜瓣,大辣椒切成小片。锅烧热,入油,放蒜和辣椒稍作翻炒,迅速滑入冬瓜皮,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那晚家人吃得很开心,筷子开始“打架”,一盘翠绿的冬瓜皮瞬间消失了,妻子高声嚷道:“老公,继续啊!”她那意思,明晚餐桌上还必须有盘清炒冬瓜皮。

母亲常说:“园里的菜都有它们最好时光的,错过了再吃也就没那个味了,比如春天是韭菜的最好时光,夏天则是冬瓜的最好时光。”夏天,天气特别热,人们的食欲没有了,吃啥都不入味。每到这个季节,母亲总是隔三五地做冬瓜给我们吃,过去物质匮乏,母亲就把冬瓜切成肉片状,红烧给我们吃,红红汪汪的冬瓜片,堆在粗瓷大黑碗里,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姐姐觉得冬

瓜红烧没啥难的,想在母亲面前露一手。姐姐炒好冬瓜后,加了很多水,盖上锅盖大火烧煮,吃饭的时候掀开锅盖一看,成了一锅冬瓜汤。母亲说,冬瓜水分足,红烧只需加少量的水就可以了。自那以后,母亲进厨房的时候,姐姐总是跟在后面做帮手,她要把母亲的烧菜本领学到手,免得到了婆家手忙脚乱的。后来,日子过好了,一到夏天餐桌上依然少不了母亲煲的冬瓜汤,她有时会加入鸭子的骨头,放上葱花,冬瓜薄片似翡翠,入口清淡,润心养胃。

清代医家顾仲在《养小录》里,对于冬瓜的吃法列举了好多种,我最感兴趣的是煨冬瓜:“老冬瓜一个,切下顶盖半寸许,去瓢子,净。以猪肉或鸡鸭,或羊肉,用好酒酱、香料、美汁调和,贮满瓜腹,竹签三四根,将瓜盖签牢。竖放灰堆内,则糠铺底及四围,窝到瓜顶以上,煨一周时,闻香取出。切去瓜皮,层层切下,供食。内煨外瓜,皆美味也。酒肉山僧,作此受用。”一天一夜,土法煨制的冬瓜,相互渗透,内荤外素,香味撩拨着味蕾,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

俗物不俗用在冬瓜上,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炎炎夏日,冬瓜那股子清凉的滋味,总是缭绕在人们的味蕾里,悠长悠长的……

天空,一架飞机飞过

昆明的天空很大,瓦蓝
我走在,一二一大街
车辆在身后,疾驰
闪动的风,越来越远
留不住一片云,它们的归宿在哪里

走到树下,停住
看着公交车的站牌,迎接客人
抬头,天空又一架飞机飞过
平稳轻盈,笔直飞行
我的远方,留下它铮亮的身影

我的行程,漫无目的
一二一大街,感觉很长
我把目光,拉回来
审视着,这座城市的繁华

门前留影

高大的办公楼,伸向天空
门前的树,苍翠挺拔
杨老师拿出手机,做了个姿势
然后身子站直,用自拍方式
狠狠按下,他像大门前的一棵树
迎风招展,把自己看成是这座大楼的人

杨老师说,从红河谷乡村学校
来到昆明,实在不容易
再过一年,他就要从教师岗位退休了
就像这个冬天,在春天来临之前
隐退到某个角落,他还在边说边拍照

我望着他的背影,听着他的声音
似乎很有成就感,这是一生中
他站得,最高的一次

一个叫小菜园的地方

听着这个名字,似乎有点泥土味
像刚从,土里刨出来
带有芬芳,沾有露珠的洋芋,菜苔
连成一片,满地金色花海

这个地方,我连续几天
一直寻找,跟小菜园有关的故事
从这里走出的人,不是一般的人
他们没有锄头,只有手握书本
衣着整洁,胸怀大志
他们用思想,指引着求学的人
用汉字书写,数字演算

我站在这里,没有看见小菜园
见到壮观的大楼,我一直努力
我把自己想象成,四通八达的立交桥
成为长势喜人,苍翠欲滴的绿色

在师大听专家讲座

一直没有离开过,袁牢山
离开过乡村,校园和学生
坐在豪华会议室,我成了学生
面对专家,有些胆怯
在最后一排,把自己隐藏得很好

听课,看投影仪上的文字
重新感受,新知识
我听得入迷,记得认真
生怕遗忘了时间,丢失自己
让一块肥田,长出野草

日子很长,我用一天时间丈量
面对深奥理论,我能独立完成
每天只能说少话,多学习
我怕过了这样的时机,会一事无成